

编者按 历史上的今天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，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、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。此时，你会发现，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，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。本期开始，我们从“历史上的今天”里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，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、来认知、来反思……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，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。我们把这个栏目叫《“今天”的她》

“今天”的她

让赵一曼告诉我们，女人的名字就叫爱



魏剑美

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。多家报刊专栏作家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步步为局》《空城》，杂文集《下跪的舌头》等十余部。获鲁迅杂文奖等奖项。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，硕士生导师。

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”这是一个最为常见也最难回答的问题。不过，对于身份为“母亲”的人来说，答案可能就要简单而直接得多，那就是“爱”。然而，在人类苦难的历史进程中，多少母性之爱却泯灭于宏大的时代叙事之中，成为“无人见证的牺牲”，既让人崇敬，更让人唏嘘。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今天，8月2日。80年前的这一天，赵一曼英勇就义。如你所想，我要先讲讲赵一曼的故事。

1926年的秋天，在武汉黄埔军校的一次政治课上，教官恽代英问讲台下的学生：“艰苦比死，谁更难受？”21岁的赵一曼同学“啪”地站起来，铿锵有力地回答道：“死更难受！”恽代英望着眼前这张漂亮却刚毅的面庞，严肃地说：“不对。艰苦比死更难受。死只是瞬间的事，而艰苦则是长期的，每时每刻都会遇到的。如果你能战胜艰苦，那么你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？”

不知道恽代英的这番话对尚还青春

稚嫩的赵一曼来说，究竟有多大的人生影响。但是，后来的十年里，在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路口，赵一曼的确总是一次又一次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独自承担艰苦。

23岁的赵一曼与同在莫斯科学习的陈达邦相爱了，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，并且很快拥有了爱情结晶。原本应该沉浸在幸福之中的人儿，因为担心身孕影响学习，便向组织申请独自回国，她对丈夫说：“党派我们到莫斯科来，是要我们学本事的。我们一起来，本事没学到手，又要一起走，这算什么事？还是我走，

你留下，不能两个人都空着脑袋回去。”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语令丈夫无言以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只身离开，更不想这一次就是生死诀别。

回国后的赵一曼四处奔波，在上海、江西、湖北宜昌等地从事秘密工作，临生产前还被房东因为“不能让外人在自家生孩子”的习俗而赶出家门。大着肚子的赵一曼随时都有可能临盆，却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，连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也没有，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。

为了革命，25岁的赵一曼只能将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送给亲戚抚养。她写下给儿子的秘密遗书，拍了和儿子的合照，让朋友转交给同样参加革命并已失散多年的姐姐，因为她知道，这也许是他们母子日后相认的唯一证据，甚至也许自己再也不能活着与亲人相见。

的确如她所料，她的丈夫和儿子天各一方，失散多年，即便后来相认感情上也很陌生。当全国各地都在流传着东北抗日联军女英雄赵一曼的故事时，她的丈夫、儿子却全然不知这个光芒万丈的女英雄和自己有什么瓜葛，他们只知道自己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叫李一超。

从1926到1936年的这十年。赵一曼每每都做出了女人最艰难最绝望的选择。革命成就了她英雄传奇的一生，却更让她饱受了对亲人思念的煎熬以及内疚的苦痛。她牺牲前留下的家书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宁儿，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，实在是遗憾的事。”毫无疑问，赵一曼是了不起的女英雄，为了民族尊严，为了革命大义，她舍弃了家庭生活，舍弃了天伦之乐，也舍弃了一个女人对于孩子所应承担的责任与爱。我们当然可以用“大爱”来解释她取舍的价值判断，但在宏大叙事的背后，其实有着难以释怀的

痛惜与抱憾。对于整个事业只是分子的她，对于丈夫和孩子来说却是全部！

在那个女性自我意识刚刚觉醒的年代，当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候，为了救亡图存，为了证明自我实现自我，多少赵一曼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的洪流，干着和男人一样的伟业。这些当然可歌可泣，但那终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抉择，悲壮而无奈。作为女性，最伟大与最可贵的应该是以美与爱的形式存在的女性和母性特征。习惯英雄叙事的历史学者、影视编剧和新闻媒体，常常在类似情景下强化、拔高甚至诗意化女性英雄般的牺牲，从战争年代的女英雄到当下业界的女强人以至社会各层面的“女汉子”，都被脸谱化甚至图腾化。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残忍。一个正常的社会，一个合理的时代，女性的天职是传递爱与美。今天，在祭奠赵一曼们时，更多珍惜女性爱的天性，或许才对得起她们的牺牲。克里希那穆提说：“当爱出现时，自我就消失了。”其实，女性的“自我”也存在于“爱”之中，爱一人即是爱苍生，爱一人必定爱苍生。



成都建川博物馆，一个小女孩为赵一曼雕塑擦拭脸庞。

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，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，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，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，在这里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，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，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，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；在这里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，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湘中女子的美不能叫闷骚



肖欣

女，湖南涟源市人。现为《湖南日报·湘江周刊》主任编辑。著有《悦读潇湘女》，参与《发现湖南系列丛书》编著。

不过，若先拿自然山水这面镜子来框定、照看湘中女人，也许免不了要小小地失望：她们说不上漂亮，颜值并不高。

山水并没有赋予这里的女人先天优势。湖湘腹心之地多见的是石头裸露的“癞脑壳山”，浑浊不清的“鸡肠子河”。虽说不是穷山恶水，但绝非孕育美人的优等温床。说起湘中女人，或者会和湘中山水给人的最初印象一样，模糊的，粗线条的，姥姥不亲舅舅不爱。

但千万不要就这样子轻看了湘中女人，淡看了湘中山水。这里的女人和山水，都不是直扑上来，满天满眼泛滥着美。它们有的是一股子叫人琢磨的、一下子吃不透的劲，叫人迟早会回过头去，慢慢靠近，细细品味不一样的，甚至叫人上瘾的好。这种好不是一览无余清晰见底，而是多面的，立体的，耐嚼的。有时候，她也许连自己也意识不到。这样的好特别考验男人精神

的高度、深度和灵敏度。太肤浅太虚浮的男人，根本兜不住这种好，更无福消受了。

湘中女人并不在乎明明先天不足的外表，也不在乎要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。她不是要很多很多宠爱的公主，也绝非可以仰人鼻息的丫鬟。她就是她，你别想拿自以为是的标准来界定她，判断她，她要活出的就是她那一个本真的自我。灵泛人扎堆时，她也许是寡言少语，自我收敛着，紧捂着的那一个。可是谁看得到她心里某一瞬的千沟万壑、惊涛巨浪呢？她很闷骚吗？不，她只是静水深流，有自己的方向罢了。可是，下一次，在沉闷的一群人中，你也许会发现，她又是活泼机灵、风趣幽默、叫人欢喜的那一个。她八面玲珑、人情练达？哦，她只不过是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一切都是应时就势的自然本色，并非刻意与众不同。就像苏东坡写文章，文如水势，当行即行，当止则止。她在阳光下不刺目，不叫人花眼，在暗夜里，则自有她的光。

湘中女人的好，很需要人们有耐心在比较中渐渐识得。曲径通幽处，她还有一种罕见的妩媚与浪漫，那是高浓度的，深藏于地底的，非得其心者不可得。那是她的地母般的包容与坚韧。这使得湘中女人有时在男女情感上，简直有一种古典式的保守，甚至愚

忠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湘中人。可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对家乡的认知，对自我的认知，实在是肤浅的。我从小渴望去远方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人到中年，却不能不宿命般地回过头去，追寻那个有着精神意义的生命原乡，亦发现自己步入一个未知边界的深遂之境。这里的山水与女人，无不在我面前呈现出陌生与新鲜。湘中女人这种吃不透的好，到底来自哪里？我似乎还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。

那一次，我走过家乡的杨市小镇，在一座青石板的古桥上停留。我的身后，是大片连绵的湘军将领的空寂院落。当年最早跟着曾国藩出征的一支湘军，就是从这里出发的。当血气方刚的顶梁柱似的大批青壮山民，被命运的镰刀唰啦啦地收割放倒，裸露于光秃田野的，就是那些弱小的女人了。站在桥上，看着桥下那条送走一批又一批男人的孙家河静静流淌，我似乎第一次看见，我的那些虽然佝偻着身子却喜欢大碗喝酒的祖辈们，如何在无数个深夜，孤枕无眠、磨心锥血。

但关于她们，关于湘中女人，我之所窥见的，仍不过是清风偶尔吹动的帘子一角罢了。